

2016 關渡藝術節



# 土地計劃—首部曲





# 土地計劃—首部曲



## 臺灣是我們的家

「土地計劃—首部曲」終於在2016年的十月再次呈現給臺北的觀眾了。

緣起於臺灣西部，2009年魏雋展的徒步旅行已經不再是一個臺北大學生的小確幸行腳，儼然成為了一群人的自我探索及社會關懷。時至今日，彰化王功的蚵仔、六輕的污染問題依然存在，「國光石化」移施至馬來西亞的邊佳蘭，影響的另一物種是龍蝦；水圳依然被挖了，涵管依然埋了，濁水溪也不再是臺灣最兇猛的溪流，生活

在臺灣的我們，在需要抗爭的時候出現；在需要生活時高喊安逸。其實，一切從來沒有不同。

那麼「土地計劃」之後還需要什麼呢？

「土地」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議題」，那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是我們的家。

至於，在未來我們如何繼續帶著對自身的疑惑持續關懷臺灣，才是「土地計劃」持續前進的方向。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演出單位：三缺一劇團

演出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展演藝術中心舞蹈廳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段1號)

演出時間：2016年9月30日 19:30

10月01日 14:30

10月01日 19:30

10月02日 14:30

計劃主持人 魏雋展 舞台設計 林仕倫 聲音顧問 謝韻雅  
製作人 高德樺 燈光設計 高一華 服裝顧問 林璟如  
執行製作 簡嫻伽 音樂設計 黃思農 服化執行 陸巧蓉  
票務 虞淮 平面設計 魏閣廷 劇照攝影 林政億  
舞台監督 林茜 肢體顧問 李潔欣

感謝以下朋友的協助：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溪洲尚水友善農產  
簡嫻伽 徐明福 徐美惠 林進郎 林美心  
蔡中岳 吳麗玲 阿長伯 阿長嫂 王詩情  
以及所有幫助過土地計劃的每一位朋友

小日子



# 歌詞

## 《還魂記》

(歌) 天地無情，萬物萬物不仁。我的雙腳站在我的土地，孤苦孤苦無依。

(唸) 溪王啊，總有一天，不會再有人叫你的名。離開這個田庄的孩子，不會再回來。

總有一天，會有人問起，是先有溪水，還是先有溪王？

(歌) 天地無情，萬物萬物不仁。我的雙腳站在我的土地，孤苦孤苦無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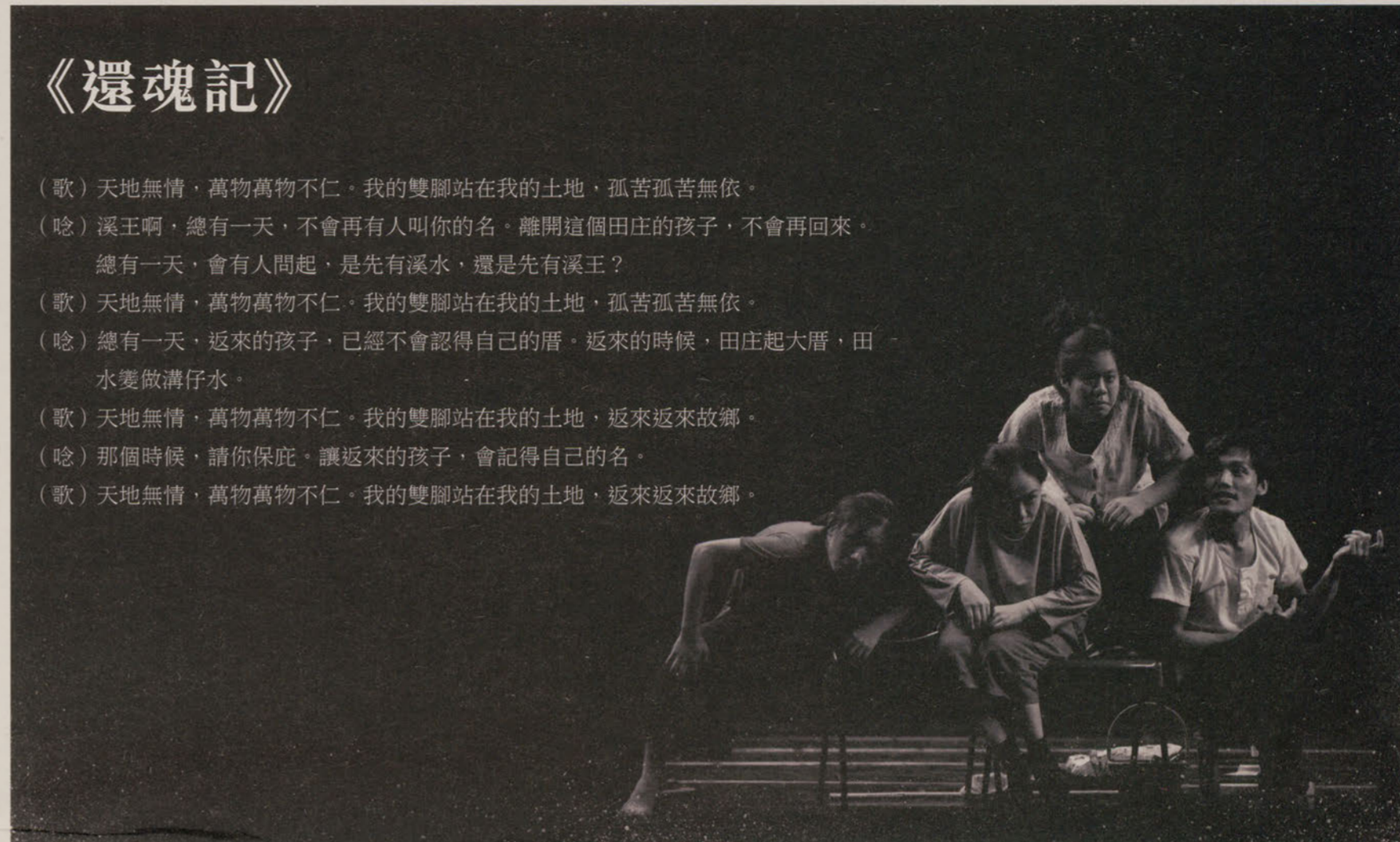
(唸) 總有一天，返來的孩子，已經不會認得自己的厝。返來的時候，田庄起大厝，田

水變做溝仔水。

(歌) 天地無情，萬物萬物不仁。我的雙腳站在我的土地，返來返來故鄉。

(唸) 那個時候，請你保庇，讓返來的孩子，會記得自己的名。

(歌) 天地無情，萬物萬物不仁。我的雙腳站在我的土地，返來返來故鄉。



## 《蚵仔夜行軍》

### 【序曲】

今天又是上弦月 趁著小潮划船來捕蚵仔  
這樣的關係日復一日 潮來潮去 靈魂不滅  
海水來了 打開殼  
海水退了 又關起門

今天又是那新月 趁著大潮划船來捕蚵仔  
這樣的關係日復一日 潮來潮去 靈魂不滅  
海水來了 打開殼  
海水退了 又關起門  
海水來了 打開殼  
海水退了 又關起門

### 【呷了了】

蚵仔煎 蚵仔酥 蚵仔麵線 蚵仔湯  
蚵仔豆腐 蚵仔麵 蚵仔炒飯來配燒酒  
蚵...蚵仔  
蚵...蚵仔

讓人類呷了了  
讓人類呷了了  
讓人類呷了了  
讓人類呷了了  
讓人類呷了了

### 【Rock蚵之歌：FUCK U 人類】

古早古早 海藻呷嘍霸  
古早古早 海水亦未乾  
古早古早 海藻呷到飽  
古早古早 海水亦未乾

亦不過 人類來了 歹咪仔來了 海水都污染了  
亦不過 那遠遠的火龍每天噴黑煙 排惡水 蚵仔都死了  
亦不過 天頂開始落著黏黏酸酸的雨  
亦不過 蚵仔的靈魂沒再回來了 只剩一片空空的殼

咱變作綠牡蠣!!!  
咱變作綠牡蠣!!!

人類來了 人類來了 蚵仔死了 蚵仔死了  
火龍來了 火龍來了 蚵仔死啊 蚵仔死啊  
海水酸了 海藻毒了 蚵仔蚵仔蚵仔 死了了啊  
挖 FUCK U 人類  
挖 FUCK U 火龍

FUCK U FUCK U FUCK U FUCK U FUCK U 火龍

目屎流啊 目屎流 我目屎流 流不停啊  
目屎流 我是一粒真悲傷的蚵仔 只能唱一條ROCK'N ROLL  
我是一粒真悲傷的蚵仔 恁可以叫我 ROCK 蚵 ROCK 蚵

### 【終曲】

今天又是上弦月 趁著小潮划船來捕蚵仔  
這樣的關係日復一日 潮來潮去 靈魂不滅  
海水來了 打開殼  
海水退了 又關起門

今天又是那新月 趁著大潮划船來捕蚵仔  
這樣的關係日復一日 潮來潮去 靈魂不滅  
海水來了 人類來了  
海水退了 蚵仔死了  
混著垃圾參雜著重金屬  
海面上只剩下一片空殼  
混著垃圾參雜著重金屬  
人類的人類的世界很險惡

### 【蚵仔夜行軍】

蚵仔夜行軍  
蚵仔夜行軍  
蚵仔夜行軍  
欲出發囉  
月娘啊 請你愛保庇啲  
海湧啊 請你送 我們最後一程

(口白)各位鄉親和父老  
阮這次出去 可能未攞返來啊  
阮未攞返來啊 阮未攞返來啊

# 還魂記

## 編劇 張家祥

此次重製《還魂記》，一開始就跟馬力說好，打算將整個劇本重寫。兩年前的舊版劇本寫道：

「剛好能完成你的心願，不是因為我慷慨。我們辜負一些人，又對一些人好，都只是剛好的，根本不算是什麼心意……」  
「我住在別人的身體裡，還能去哪裡？如果真的死了，我甚至覺得死的不是我。可是我已經在這裡了。」

舊版劇本瀰漫一股濃厚的感傷氣氛，因為過度自省，而減弱了行動的力道與戲劇張力。重寫劇本時，立志拋棄這種萎靡的感傷氣氛。

此次新版的劇本裡，寫了一個年屆三十，工作失意，一心想賣祖產的男人。他的行為一再觸怒旁人，他卻一意孤行。寫作這個腳色時，我回想起幾個認識的男人，有些夸夸其詞，有些沉默難以溝通，又會在一瞬間神秘地啟動開關，像個小男孩，拋擲出最直接簡單的情緒，希望自己被世界所愛。

和馬力聊起這個腳色，我們會笑著說，他真的很壞，又笨，聽不懂別人話裡的意思，只在乎自己在乎的事。但寫到最後，卻對男人心生憐惜。於是在結尾加了一個小小片段，不再談論土地或命運，信仰或鬼神。只是簡單說說，一個因為信任崩毀而從人生退縮的男孩，也會有長大的一天。

## 演員 洪健藏

再一次排練《還魂記》心情上沉澱很多。還記得發展第一版的時候，大家想方設法地把自己針對這個議題進行資料蒐集和田野調查時所聽、所看及感受到的素材放進創作裡。但這次不一樣，這次的《還魂記》更輕盈了——少了想要帶領觀眾了解一切的負擔，把更多的思考，還給觀眾。

在首演完後將整齣戲改掉重排，是一場大膽又有趣的冒險，但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值得用如此的心力訴說。



## 演員 楊雯涵

2016.04.27  
經溪州尚水的引薦，這幾天我們跟著阿長伯充當見習幫手。瘦高的阿長伯，細長的脖子上放著一顆異常迷你很像偶的頭，後來才知道那是早期栽種高經濟花卉時噴灑的農藥導致罹癌，而動過頸部手術。也是這場病，才決定加入溪州尚水不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的行列。連續幾天跟著他們的作息，五點起床，趕在太陽太烈之前盡量採收芭樂，午休過後，戴上斗笠繼續採或是換去田裡除雜草。閒聊的時候問阿長嬸這樣不累嗎？她說：『阿累又怎麼樣，還是得做啊。』一樣是那個阿莎力又充滿勁道的語氣。

那個口氣後來在排練場上，也從阿麗的口中竄出來了。在拿到新劇本之前，一直以為還魂還是那個還魂。有趣的是加入歌隊也許是村民亡靈的想像，我想到田調的第二天清晨出門時，路上看到一個好老好多皺紋，好像把整個世紀都看在眼裡的阿嬤，縮水的身軀推著上面沒有嬰兒的嬰兒車當作助行器，以一次移動十公分的步調慢慢往前，感覺沒有特別要去哪裡的目的，而只是需要前進。也許她也曾用這樣的步伐，去到搶水抗議的現場。亡靈都曾是實實在在的人，如稻草人一般，用某種距離觀看著。

## 演員 楊瑩瑩

某一天我坐在河堤旁，看著景美溪，在腦海裡拼貼出「濁水溪的樣貌」…就這樣我發呆了半個小時…

從觀眾到演員——我就是一個跟屁蟲，聽到「土地計劃」時，還問：可不可以一起去採蚵仔、踩田地等等（當然是不行啊）兩年後，有幸（興）一同踏上土地計畫。第一次光著腳丫踩在「土地」上，冰冰涼涼，不是寒冷，它給予很柔軟的力量。踩在黑泥時，從腳掌到整隻小腿，是慢慢陷進，包圍整隻腳，像被吞噬一樣。每天一大早到中午採芭樂，在芭樂園還悟出了一個芭樂園與人生的道理…。回到台北後，下車地點是台北市熱鬧區之一的西門町，看著各種閃爍不停的霓虹燈，人聲鼎沸的，耳邊一直響起（台北不是我的家…）從兩年前到現在這個版本，總覺得身體多了什麼、少了什麼、缺了什麼…，而感官的感受／記憶是偷不走的…

最後，感謝導演、感謝土地所有夥伴們、感謝寶琳娜、感謝阿麗（粒粒皆辛苦）、感謝我父母親、感謝臺灣這片土地！各位觀眾，更感謝你們一起來分享土地計劃，謝謝。



# 蚵仔夜行軍



遠古以來，蚵仔是怎麼死的呢？

被蚵螺吸食，被鳥類啄食，被原始人類撿拾，

從什麼時候開始，蚵仔住進了集中管理的聚落，變得又肥又大

從什麼時候開始，蚵仔的聚落會一夜之間消失？

從什麼時候開始，蚵仔的靈魂，不再回到空蕩的蚵殼裡？

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形？

於是乎，蚵仔夜行軍，趁著新月的大潮，出發尋找解答。

導演 魏雋展

編劇協力 鄒欣寧

戲劇顧問 詹傑

演員 魏雋展 黃大勇 李玉嵐 江寶琳

排助 李本善

## 導演 魏雋展

第一次的土地計劃，隨著讀書會，田野調查，階段性呈現，一直到最後演出前。某場戲還是排不出來，我們知道方向是對的，但戲沒有出現，少了什麼……最後我們改採別的策略，時間到了，戲也就演了。

兩年的時間，一邊對議題挖掘，同時也對美學提問，戲演完了，問題仍沒挖掘完，而現實中，議題也仍繼續燒著。

接著，又過了兩年，戲再次要演出了，我們再次走進排練場，問著那場沒排出來的戲，到底忽略了什麼細節？少了那些辯證？

創作總是如拼圖一般，越來越覺得，那些沒拼上的空白處，是創作時的重點。

那片空白，在引領你走向更深的地方，不能急著要填滿它，得先聆聽它。

今年我們又回到了村子兩次，在帶完青少年戲劇營的夜裡，我跟演員一起坐在廟前，夜裡村子的光灑著一種沉寂的黑，某種安靜的聲音來找我們，某個畫面就這樣映入眼簾。

“村子的某一刻應該是這樣的，光應該如此，聲音應該如此，人應該如此，為什麼兩年前沒發現？”

一個演員如是說。

某個中午我們頂著陽，踩著泥，幫採蚵的師傅扶著蚵架，師傅一邊轉動鐵絲，一邊說著一個漁民因為想多抓魚，結果在漲潮時來不及回到船上的故事，最後這個漁民把自己綁在蚵架上，為了不讓潮水帶走他，第二天家人在蚵架上找到他的全屍。

“水火無情。但只要不貪，你不會餓死。”師傅

邊流汗邊說著，然後他走向更深的海水裡。

“累是累啦，但還有一個福利，可以泡泡水，遠一點的水比較涼。”

師傅嘴裡叨著菸，身體泡在水裡，只露出一顆頭，笑著。

他跟遠方身後的巨大白煙，連綿到天空上的雲，形成一幅畫。

在我發動大腦思考跟辯證之前，我在心裡按下快門，讓幅畫刻在我腦海裡，它在告訴我一些事情，一些幽微的，脆弱的，消逝的，複雜的，弔詭的，像是現代樂派裡不和諧的對立，卻在同的樂章裡，以某種方式共存。

而現實中拼圖的空白處，仍繼續訴說著訊息，那是所有人的共同創作。

# 蚵仔夜行軍

## 戲劇顧問 詹傑

2015年，當太陽花在街頭盛放的時節，我在公視藝文大道的節目提案會議上，談到了三缺一劇團，我這群可愛又傻氣的劇場朋友。當有人上街頭表達自己的聲音，衝撞體制的時候，我說，那年輕藝術家呢？能否有一種更不溫不火，更貼近我們雙腳所踏土地，透過一個動人故事向你敘說，那些遠在島嶼海濱、海岸、田圳裡的小人物故事。

《還魂記》、《蚵仔夜行軍》恰是這樣的題材，顯現了劇場創作者，如何走出台北，走出自身框架，去到紀錄片導演柯金源鏡頭下



## 演員 李玉嵐

2014年我們試著描述一個遠方，是因為想萃取最真實的日常。

2016年我們試著走進一個日常，是因為想呈現最斷裂的現實。

那炙熱的太陽，  
那鹹鹹腥腥的海風，  
那永遠不會乾的衣服，  
那陷在泥土中拔不起來的雙腳，  
那些沉默的蚵群想讓我們替牠們訴說一個故事...

可是不斷有新的現實闖進來，無預期的。  
一個蚵農說養蚵不是人做的工作，  
一群學生反覆在本校與分校遷徙，  
一片天空佈滿懸浮微粒PM2.5，  
最貼近的議題，最難直視，  
因此不斷地調整觀看的距離，  
拉出空間邀請一絲曙光照進最黑暗的角落。

的潮間帶，去到作家吳晟筆下的農野，然後彎下身來，用自己的身體去貼近，這個被我們稱做台灣的居所。

擔任《蚵仔夜行軍》的戲劇顧問，很多時候，我僅僅是陪伴大家，偶爾向他們提問、偶爾鼓掌，然後更多時候是在凝望他們。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偶展開車載我回返市區，我們都帶著剛剛排練完的疲倦。冗長車陣裡，突然聊起上完節目以後，匆匆一年過去，而《蚵仔夜行軍》將要再搬上舞台了。偶展將要變成一個爸爸，而我也因為劇中ROCK姐這角色，替寶琳寫下獨腳戲《像我這樣的查某人》。一群人再回到這個戲裡，依然是那樣氣力充足，依然保有某種尚未被時間消磨殆盡的珍貴質地。

感謝我也在他們之中，能夠看到，並見證這些美麗時刻。

## 演員 黃大勇

下鄉時

我喜歡村子裡都會有一間聚集眾人的信仰大廟，而Rock蚵們終其一生就是為了殺大火龍。

我喜歡村子裡人與人之間直來直往的溝通方式，而老蚵仙改換成四個角色在溝通。

我喜歡村子裡總是會有人在醉的狀態，而蚵仔、Rock蚵們都試圖奮力讓自己處於清醒的狀態。

我喜歡村子裡處處都佈滿寧靜孤寂的氣氛，而我們創造了一群充滿奇異又愛沸沸揚揚蚵仔。

我喜歡我們即是演員又是歌隊的設定，來帶領觀眾閱讀這個故事。正面與背面都不能體現事實的全部，但時間是這齣戲的解藥，沈澱了少了當初一廂情願的浪漫激動情懷，這次重製希望能讓觀眾有更大的閱讀與想像空間。



## 演員 江寶琳

土地的氣息，人的呼吸

2014年，啟動土地計劃。我們開始田野調查，發現自己有多無知，關於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上面的人、風景、氣味一無所知。我們吃蚵仔，卻不知道蚵田長什麼樣子；我們吃芭樂，卻不知道芭樂樹長什麼樣子；我們知道濁水溪之於台灣是第一大河，卻不知道濁水溪是黑的（不是汙染）；我們知道養蚵很辛苦，卻不知道那腳踏入「泥」裡，舉步維艱；我們知道農人「不驚田水冷霜霜」，卻不知道田水凍起來會裂手裂腳。

2015年，土地重啟。修改了第一版，一些當時來不及修邊的片段，更放進更多「光線」的企圖，讓光線帶著我們看見村子，如同我們真的在村子裡一樣，被光吸引住一樣。

人帶來了環境劇烈的改變，環境劇烈的改變影響了人。我重新思考了「加害者與受害者」，既得利益者與被壓迫者，權力真的在我們自己身上嗎？我們真的有能力去決定「想要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嗎？排練有一次討論，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說服不了大家，於是我氣哭了！

「為什麼大家不這樣呢？這樣環境會更好啊？為什麼我們不能只是更單純生活呢？一定要一直進步？一直要求進步不停消耗環境資源、製造垃圾、破壞地球呢？」

偶展、本善（排助）笑了，他們說我很誇張。不過，我是真心感到困惑、憤怒，和深沉的無力。最後，晚風吹拂，樹葉沙沙，偶展說：「你有烏托邦的想法，也可以去說服別人，但是大家同樣可以不跟隨，而那這就是我們共同感覺到的強烈無力感。然而，即便無法改變整個世界，還是可以選擇不要為自己而做。反正，地球不會毀滅，頂多就是重新回到冰封期，然後生命又重新循環，毀滅的只有人類而已。」然後，我就頓時安心了不少。

在這段時間，好好踩在土地上，好好呼吸，好好品嚐真正的食物。帶著自己的環保用具，撿拾別人的衣物，騎著腳踏車，走長的路。

# 還魂記



這個村子裡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溪王的傳說。傳說中，溪王掌管這條河流，也掌管了依河流而生的人們。河流時而兇猛、時而溫馴，時而帶來豐慶或者死亡，時而沉默。直到現在，祂成為了一則遙遠的神話，成為了他與她兒時回憶的其中一頁。他與她來自這裡，然後離開這裡，然後回到這裡，回到這個最近不太安寧的村莊.....

導演 賀湘儀

編劇 張家祥

演員 賀湘儀 洪健藏 楊瑩瑩 楊雯涵

排助 馬翊淳

臺語顧問 林正宗

## 導演 賀湘儀

去年11月，我到花蓮找朋友散心，要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們騎著腳踏車在鄉間小路亂竄。從大馬路一轉到小巷弄，頓時天更黑、風更涼、四周安靜了下來，只聽見田間的蟲鳴蛙叫愈益清晰。我們繞過了幾間豪華的民宿之後，騎到了什麼都沒有的漆黑小路上，朋友邊騎邊指著路邊的樹木說：「我很喜歡晚上的植物，我覺得它們離開白天人們的注視，才是真正得在生長。」我抬頭看，在黑裡更黑的樹木啊，枝桠橫豎錯節，彷彿聽得見它們生長的聲音。我的心頓時安靜下來。天地無情，萬物不仁。多麼令人心安理得。溪王不該開口說話，而在世間的人們，會為自己說話。

偶展當初想做一齣跟蚵仔有關的戲，是因為他愛吃蚵仔；而我想做台灣的鄉野傳奇，是因為我覺得我缺乏對這塊土地的認識，做為

一個外省第三代，我必須藉由這個認識才能認同我自己。這幾年下來，我開始明白，當我們走上街頭、當我們憤怒或者悲傷，其實都與自己的某部份有關，都與自己的需求或者慾望有關。這一次創作《還魂記》時我常在想，我們要怎麼樣才不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呢？要怎麼樣才不會以是非對立來展現我們既有的立場？要怎麼樣讓角色說出自己的話？要怎麼樣讓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平凡人，在漫長的人生中要做很多選擇，在瑣碎的生活裡有掙扎有質疑有理所當然；在世界的脈動下活著，不管自不自知，都默默被影響著，影響著那些決定、情緒、自己的樣貌。

也許是這樣吧，當我們對自己越來越誠實，我們也會更知道如何看待世界。

反正天地無情，永遠不變，令人心安。

